

供内部交流参阅

# 刘少奇研究 通讯

第 19 期

刘少奇研究院

2008年7月1日

---

## 这电波，永不消逝

——漫忆舅舅王士光

军事科学院 刘源

记得是 1958 年，为了建设著名的“十大建筑”之一——民族文化宫，我的外婆董洁如，把自己居住的几处宅院，无偿捐献给国家。老太太一个人搬到我们家，直到“文化大革命”高潮来临。

凡是认识外婆的人，无一不说她好，无一不钦佩她。我从未见过她着急生气，甚至在“文革”的批斗会上，她也没高声讲过话。但是老人家外柔内刚，认准的理儿，雷打不动，屡经风雨，

处乱不惊，慈祥恬静、自尊不争，始终保持着优雅的气质。听妈妈说，开始外婆并不想进中南海，要随儿子住。只是妈妈多次劝说：一来我们家里住房和保健条件好些；二来孩子多，大人们工作太忙，管不过来，请她老人家费心相助。这第二条才打动的她。

外婆一向非常开明，支持儿女们接受新文明，参加大革命。也是听长辈们说，她潜意识里还多少有点男尊女卑的残念。她老虽然没这么讲过，但总是叫我陪她同住，确是真的。最初，母亲很反对，怕我顽皮捣蛋、气着老人家，更怕梦里耍把式、踢坏老人家。说来说去都拗执不过外婆，妈妈只好从命。我呢？早吓得“神魂出窍”，慑于慈威，再不情愿，也得乖乖地“逆来顺受”。直到五、六年级，我终于公然“造反”了，倒是外婆开通地说：“源儿长成大人了，当然要独立！”让我挺得意。但有一段时间，每到半夜，外婆仍要叫我起来撒尿，看着我半闭着惺松睡眼回到床上，才肯回房安歇。此类老牛舐犊常见情，婆孙之间小“私密”，谁人见怪？

每到星期日，我都被外婆摁在她的高桌上做作业，写字画画，不论我钻到哪个旮旯，她都能找到；也不论我怎么不情愿，她总是和颜悦色，没的通融，说着、站着、等着，我是躲也躲不开，磨也磨不动，到了还是老老实实被拽着手“押”回来。

似乎扯远了点，就说到土光舅舅。

几乎每个星期天，都有姨、舅来看望外婆。我在屋里做功课，顶上半个“陪客”。说起来满自豪，我的姨姨、舅妈们，个顶个

儿的漂亮雍容、丰姿高雅；舅舅们又是一色的潇洒倜傥、风度翩翩。用现在孩子们的时髦话：那叫察明（charming）酷（cool）毕帅呆了！

四舅王士光，可以说来得最勤，当然，给我的印象就更深些。奇怪的是，他每次来，只陪着外婆聊聊天、散散步，从不找妈妈。我问外婆，她说你四舅不让告诉你爸爸妈妈，怕打扰他们，并叮嘱：“你可不能去告密啊！”

“文化大革命”后，妈妈追忆旧事：1948年，她随爸爸到西柏坡，意外地听说士光舅舅住在附近，立即赶去探望。舅舅自1938年离家，与妈妈十多年没见过面，兄妹相逢，其情其景可想而知，问长问短总嫌不多，谈天说地还觉不够。中间，妈妈告知已经结婚了。“是吗，太好了，介绍介绍是谁？”舅舅关切地问。“是刘少奇”，妈妈说出爸爸的名字。向来和蔼亲切的舅舅顿时厉色疾言：“别胡思乱想！”“真的！”“你懂什么！那是党的领袖！”妈妈没再说了。直到她跟我解释叙述时，仍觉得很有趣：

“多半你舅舅认为那完全是八杆子打不着的事，根本不信、不听”。妈妈边笑边讲，“后来那么多年，我们再没提及那次对话，你舅舅似乎总是躲着你爸和我”。

倒是“文革”结束后，舅舅每隔一段时间都来看妈妈，一次，他对我说：“光美现在越来越像你外婆了！”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，“你帮我好好照顾她！”

对士光舅舅，我印象很深。他高大英俊，正直而随和，稳重

又干练，同外婆一样外柔内刚，有坚定的原则和意志。记不清从什么时候，我就知道他是电影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中英雄的原型之一。“一二·九”运动时，他在清华大学，追随黄敬同志参加革命，受姚依林同志直接领导。抗日战争前，中共地下党派遣他，带上自己组装的电台到天津，建立了北方局同延安的直接连线。姚依林同志还安排了“一二·九”运动天津女师的学生领袖王新，与舅舅假扮夫妻，互相掩护。一年多以后，假戏散场，真缘难收：他们各奔东西，音信杳无，苦等八年，硬是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意外相逢，从此白头偕老，甘苦终身。这段佳话的前半部分，也改编进电影里。

我还知道，士光舅舅是著名的“人民功臣”、“特等功臣”。在妈妈一家中，他是革命的领头人。他的兄弟、妹妹们，多受其影响而投向共产党。妈妈就记得上初中时，舅舅缠线圈，组装电台；光超舅舅开诊所，常通过地下党给八路军、解放区送医药绷带。

当然，我听外婆还说过，建国后，舅舅是国家一个电信电子部门的副部长。不论对他传奇经历的倾倒，还是对他人格魅力的仰慕，从记事起，我就特别崇拜他。

到了小学四年级以后，我迷上了玩儿收音机。对我组装的初级矿石机，或三管、五管机，舅舅都翻来覆去地看，扭扭这个器件，抠抠那个焊线，指点着，夸奖着，对哪点不满意，并不直接批评，只是微笑着建议：这个电子管插座换个位置就更方便

了……一次，他干脆插上电烙铁，跟我一起焊了近两小时。外婆被晾在一边，满意地看着爷俩全心掰持那些玩意儿。

娘随儿住，天经地义。外婆本想搬到士光舅舅家住，可绝非传统习俗所致，而是另有道理。舅舅于 1938 年抗战烽火中离家，到建国以后 50 年代初才回来，兵荒马乱，出生入死，走南闯北，功绩赫赫。期间，外婆的惦记揪心、自不待言，舅舅的念母思亲、与日俱增，久而久之，当娘的胸中，多一份牵挂就加一分痴想；游子的内心，多一分孝敬则添一分愧疚。因此，舅舅再忙，也要抽身来看外婆，争取多陪陪老人家。

我总觉得，舅舅的许多地方像外婆，独出众、厚待人，两种气质在他身上完美地结合起来。他既是老革命，又是大知识分子，也正由于舅舅的这种双重身份，到“文化大革命”时，“走资派”、“臭老九”、“反动学术权威”等帽子，他自然也是躲不过。说实话，在他的同事部属中，并没什么人真有多大意见，更多的倒是同情。到底还是因为与我父母的亲戚关系，让他倒了大霉。批判斗争，审查检讨，没完没了，最后干脆下大狱，一关就是八年！困居斗室，反倒清静，没多少可交代的，舅舅索性写起书来，清一色无线电和雷达方面专业书。后来我亲眼见了，监狱里的小纸片上，写满密密麻麻 70 万字，钉了 39 本。其中的一些，还出版了。这种：“立言”方式，够奇特的吧？细品味，令人唏嘘不已！

舅舅刚放出来时，我是既怕再连累他，又实在耐不住想念，就在一天夜里悄悄溜去。又黑又瘦的他，以从来没有过的严肃神

情，教训我一定要与父母划清界线，并详细询问了外婆惨死狱中的情况。起身作别时，他匆匆塞在我手里一卷钱。我心里好笑，说了一句：“您也得划清界线呀！”由于从小在膝下臂弯里钻惯了，长辈们对我总是不大严肃得起来。他笑了，是苦笑；我呢？则是甜笑。

妈妈出狱后，似乎就代替了老外婆的角色，舅舅、姨姨常来探望和聚会，士光舅舅照例来得最勤。我多次逗他：“‘文革’前，妈妈说您总是躲着她，结果没躲过去，反而躲进大牢了。现在，您不躲了，总是粘着妈妈，却没有光可沾了。”他听后开怀大笑。历尽劫波、调侃今昔，这欢笑中、包含了多少苦乐情仇？至今，仍余音绕梁。

不久，我大学毕业，分配到河南。记得当副县长时，我代表刘庄村找舅舅，想买一台“微处理机”，并请教他这劳什子干什么用，那时，PC 计算机还不为普通人所知，他简要介绍了功用，并直接把我推荐给当时跟着他当处长的俞正声同志。很快，电子部就计划调拨了一台紫金二型微机给刘庄，后来，许多报纸都刊出农民买电脑的大新闻，标题是〈农民感谢你们！〉

我当新乡县长时，与舅舅巧遇。他说：“你们那里要建一座无氧铜厂，你得多关心关心！”我听了干瞪眼，整个摸不着头脑！回来赶紧向刘仲轩市长汇报此事，他大喜，立即把有关人员找来。听了说明，我才知道什么叫无氧铜。高兴之余，还觉得奇怪：舅舅还是无线电专家吗？怎么搞起冶炼了！自此，我每到北京，必

跑“部里”，向他汇报。新乡市有几家电子电器厂，都得到过舅舅的关心。对上新项目、建新生产线、开发新产品，他甚至比我更热心，有时干脆带我“跑部前进”……无氧铜厂开工时，我调郑州市任副市长了。2004年我专程去看，这个厂已成为世界上名列前茅的特大企业。今日中国，恐怕所有的电器，都少不了无氧铜产品；而除我之外，恐怕所有的人，都“不知”舅舅为此倾注的精力和厚望。想到这里，自小熟知的名言在耳：“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”我更深地理解了舅舅，更加钦佩他！

江泽民同志当电子部长时，舅舅已年过70，作为特例，仍被留任为部里的总工程师。我在郑州，接到舅舅的电话，说电子部在河南有个4057厂，要从山沟里搬出，最好能进省会。他希望我支持。有这等好事？何乐而不为！很快，我就成了这个厂的搬迁领导小组组长。不到两年，一座新厂就在市区平地建起。

我刚到省里任副省长，又是舅舅，叮嘱我注意安阳玻壳厂。这是个特大项目，边建设、边生产，极为困难。巧了，正值此时，李长春省长命省政府向国务院请示，特别报批我兼任该厂的董事长。既然有舅舅的严令、慈命和关照，遇事我就找他。又是他带我向邹家华副总理、国家计委宋平主任和电子部张学东部长汇报。更有甚之，有一段时间，他还亲自约我到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厂参观订购，并写信介绍、致电联络，推荐我跑到南京、西安、深圳推销产品，催收货款……他的全力帮助，使我们渡过了最艰难的时期。当今，安阳玻壳厂已成为全球同类企业中最大的生产、

研制集团。

那些年，他望众名高、耳提面命，我借重为公、政简行洁；可以说，舅甥默契，天生羽翼，不亦乐乎？舅舅的心血，浇灌出一朵又一朵奇葩，如今，已是遍山烂漫。

舅舅待人，从来是敬而无失、恭而有礼。对我也不例外，凡公事场合，舅舅都以“官衔”相称。开始，我觉得又好笑又好气，几次婉转提醒他，我是他的外甥。他拍拍我的肩膀，一笑了之，无动于衷。当众时，任凭我撇嘴挤眼，他只作不见，仍尊敬有加，好像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妥。但我却始终习惯不了，他一称什么“长”，我就如坐针毡，为之汗颜。

我调武警部队后，他全退了，还总是关心地询问方方面面的建设、生产和群众的生活。他不嫌啰嗦地反复叫我讲，专注地听，很少发表意见。我挺后悔：当年舅舅愿意听，我就该再絮叨、再多讲些；怎料现在，对着他的照片，想要说，却“只与离人照断肠”，天地永隔了。

我每次见到江泽民同志，他都问起舅舅，接见握手时或仅一句问候，谈话聊天时就问得十分详细。总书记对舅舅的评价很高，话语中充满老感情，十分真挚，令我深为感动。有点难堪的是：他两次说起当电子部部长时，曾经到舅舅家，调解老两口间的家庭矛盾。据说，劝言效果极佳。对此，他喜形于色，我深信不疑。尽管我也发自心底想笑，却不免略带尴尬，除了一个“谢”字，掩口葫芦、不敢接说一句。当然，我将总书记每一次的问候



和评价都如实转告舅舅，只是省略了老两口闹别扭的一段。尽管这段插曲最具情味，也最动人。可我想，作为外甥，还是给舅舅留些尊严的好。今天，他已驾鹤仙逝，无所谓面子，只剩下情谊。我知道，笃于谊、厚于情的舅舅，在天之灵若能听到我的叙述，也会动容的。

2005年1月26日，功遂身退的江泽民老主席欣然命笔：“王士光同志为中国电子工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”。这九鼎片言，是对舅舅最朴素、贴切的评价和最真挚、绵长的纪念。

拿老子的话，舅舅的一生，见素抱朴，知荣守辱，居功立德，慎终若始。

他的清廉，几乎到了不近情理的程度，每次见我，都不厌其烦地提醒，要我在这一点上继承父亲的品质和作风。直到我进了部队，他才不说了。显然，曾是老军人的他，对军队还是放心些。说起来或许无人置信，他为我们办了那么多公事，帮了那么大的忙，竟没吃过我们的一顿饭。想来，他给我们的太多，我们却无以回报。至今，我每思及，仍感歉疚。舅舅到了晚年，健康每况愈下，舅妈又病着，我去看他，有时也带些贽敬。开始他执意不收，我说：“比起您，我的薪金高得多！军人的积蓄，您还要划清界线？”他不吭，菲仪也就搁下了。

2003年春，我到医院探望，舅舅已不能言。只手书数字对答。病榻前，我有说有笑，逗他高兴；一出病房，便哽咽泪出，伤心不已。不久，他即辞世。遗体告别之时，我正在新藏线阿里、

普兰一带，无法赶回。多少次，梦里惊回首，“有恨无人省”，或许今生今世，我都会抱憾不已。

我老琢磨着，“立德”，就是做好人。舅舅堪称人德懿范：借孔子言，矜而不争，群而不党，和而不同，周而不比……

我还估摸着，“立功”，就是做好事。舅舅可谓事功卓著：从日本法西斯铁蹄下发出的红色电波中，我们能见到他；在解放区广播的战报背后，我们知道有他；陆海空军雷达和民用手机的信号磁波中，仍可找到他；每家每户的电视机和家电里，同样没离开他……

《道德经》上说：“死而不忘（亡）者寿。”

士光舅舅一贯为人低调，“不患人之不己知”。他悄然无声地辞别这无限多彩的人间，默默地，静静地，坦荡无憾，飘然羽化。他肯定知道，有人总是忘不了他；他一定知道，他的精神和生命，已经融合在党和国家不灭的事业中——与永不消逝的电波共存！

《刘少奇研究 通讯》编辑部电话：010—64051102